樂府雜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樂府雜錄

作者：段安節　唐

唐段安節撰。安節，臨淄人。宰相文昌之孫，太常少卿成式之子，溫庭筠之婿也。〈見《南楚新聞》〉官至朝議大夫，守國子司業。《唐書》附見成式傳末，稱其善音律，能自度曲，故是書述樂府之法甚悉。書中稱僖宗幸蜀，又序稱洎從離亂，禮寺隳頹，簨虡既移，警鼓莫辨，是成於唐末矣。《唐書・藝文志》作一卷，與今本合。《宋史・藝文志》則作二卷。然《崇文總目》實作一卷，不應《宋志》頓增，知二字爲傳寫誤也。首列樂部九條，次列歌舞俳優三條，次列樂器十三條，次列樂曲十二條，終以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。然有說無圖，其舊本佚之歟？《崇文總目》譏其蕪駁不倫，今考其中樂部諸條，與《開元禮》、杜佑《通典》、《唐書・禮樂志》相出入，知非傳聞無稽之談。敘述亦頗有倫理，未知所謂蕪駁何在。徐充《暖姝由筆》曰，琴有先攵聲，東坡言嵇中散《琴賦》曰，間遼故音痺，弦長故徽鳴。所謂痺者，猶今所謂先攵聲也。先攵音鮮，出《羯鼓録》。則亦頗有裨於考證。惟樂曲諸名，不及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之備，與王灼《碧雞漫志》亦互有同異。蓋茂倩書備載古題之目，灼書上溯宋詞之源，而此書所列，則當時被之管弦者，詳略不同，職是故也。

雅樂部

宮懸四面，天子樂也；軒懸三面，諸侯樂也；判懸二面，大夫樂也；特懸一面，士樂也。宮懸四面，每面五架。架即簨虡也，其上安金銅仰陽，以鷺鷟孔雀羽裝之；兩面綴以流蘇，以彩翠絲紱爲之也。十二律上鐘九乳，依月排之。每面石磬及編鐘各一架，每架列鐘十二所，亦依律編之。四角安鼓四座：一曰應鼓（四旁有兩小鼓爲棖鼓也），二曰腰鼓，三曰警鼓，四曰雷鼓；皆彩畫，上各安寶輪，以珠翠妝之。樂即有簫、笙、竽、塤、篪、龠、跋膝、琴、瑟、築。將竽形似小鐘，以手將之即鳴也。次有登歌。皆奏法曲：御殿，即奏《凱安》、《廣平》、《雍熙》三曲；宴群臣，即奏□□、□□、《鹿鳴》三曲——近代內宴，即全不用法樂也——郊天及諸壇祭祀，即奏《太和》、《沖和》、

《舒和》三曲。凡奏曲，登歌先引，諸樂逐之。其樂工皆戴平績，衣緋大袖，每色十二，在樂懸內。已上謂之「坐部伎」。《八佾舞》則六十四人，文武各半，皆著畫幘，俱在樂懸之北。文舞居東，手執翟，狀如鳳毛；武舞居西，手執戚。文衣長大，武衣短小。其鐘師及磬師、登歌、《八佾舞》並諸色舞，通謂之「立部伎」。柷、敔、樂懸既陳，太常卿押樂在樂懸之北面。太樂令、鼓吹令俱在太常卿之後，太樂在東，鼓吹居西。協律郎二人，皆執翬竿，亦用彩翠妝之，一人在殿上。翬竿倒，殿下亦倒，遂奏樂。協律郎皆綠衣大袖，戴冠。

雲韶樂

用玉磬四架。樂即有琴、瑟、築、簫、篪、籥、跋膝、笙、竽、登歌、拍板、樂分堂上、堂下。登歌四人，在堂下坐。舞童五人，衣繡衣，各執金蓮花引舞者。金蓮，如仙家行道者也。舞在階下，設錦筵。宮中有雲韶院。

清樂部

樂即有琴、瑟、雲和箏——其頭像雲——笙、竽、箏、簫、方響、篪、跋膝、拍板。戲即有弄賈大獵兒也。

鼓吹部

即有鹵簿、鉦、鼓及角。樂用弦鞀、笳、簫。又即用哀笳，以羊角爲管，蘆爲頭也。警鼓二人，執朱幡引樂，衣文，戴冠。已上樂人皆騎馬，樂即謂之「騎吹」。俗樂亦有騎吹也。天子鹵簿用「大全仗」，鼓一百二十面，金鉦七十面。郊天謁廟吉禮，即衣雲花黃衣，鼓四，鉦二；下山陵凶禮，即衣雲花白衣，鼓二，鉦二。下冊太后、皇后及太子，用鼓七十面，金鉦四十面，謂之「小全仗」。公主出降及冊三公並祔廟禮葬，並用「大半仗」，鼓四十面，鉦二十面。諸侯用「小半仗。」鼓三十面，鉦十四面，吉凶如上。自太子已下，冊禮及葬祔廟，並無警鼓。

驅儺

用方相四人，戴冠及面具，黃金爲四目，衣熊裘，執戈，揚盾，口作「儺、儺」之聲，以除逐也。右十二人，皆朱發，衣白□畫衣。各執麻鞭，辮麻爲之，長數尺，振之聲甚

厲。乃呼神名，其有甲作，食者；胇胃，食虎者；騰簡，食不祥者；攬諸，食咎者；祖明、強梁，共食礫死寄考者；騰根，食蠱者等。侲子五百，小兒爲之，衣朱褶、素襦，戴面具，以晦日於紫宸殿前儺，張宮懸樂。太常卿及少卿押樂正到四閤門，丞並太樂署令、鼓吹署令、協律郎並押樂在殿前。事前十日，太常卿並諸官於本寺先閱儺，並遍閱諸樂。其日，大宴三五署官，其朝寮家皆上棚觀之，百姓亦入看，頗謂壯觀也。太常卿上此。歲除前一日，于右金吾龍尾道下重閱，即不用樂也。禦樓時，于金雞竿下打赦鼓一面，鉦一面，以五十人，唱色十下，鼓一下，鉦以千下。

熊羆部

其熊羆者有十二，皆有木雕之，悉高丈餘，其上安版床，復施寶幰，皆金彩裝之，於其上奏雅樂。含元殿方奏此樂也，奏唐《十二時》、《萬宇清》、《月重輪》三曲。亦謂之「十二案」。（案：此上有脫誤。《文獻通考》一百三十九云：「熊羆架十二，悉高丈餘，用木雕之，其狀如床，上安版四，旁爲欄，其中以登。梁武帝始設十二案鼓吹，在樂縣之外以施，殿庭晏饗用之，圖熊羆以爲飾故也。隋陽帝更於案下爲熊、羆、貙、豹騰倚之狀，象百獸之舞。又施寶幰於上，用金彩飾之。奏《萬宇清》、《月重輪》等三曲。亦謂之『十二案樂』。」所引當即此文，附錄以俟考。）

鼓架部

樂有笛、拍板、答鼓，即腰鼓也，兩杖鼓。戲有《代面》，始自北齊神武弟，有膽勇，善鬥戰，以其顏貌無威，每入陣即著面具，後乃百戰百勝。戲者衣紫，腰金，執鞭也（案：《御覽》五百六十九引《樂府雜錄》云：「大面出於北齊。齊蘭陵王長恭，才武而貌美，常著假面以對敵。嘗擊周師金墉下，勇冠三軍。齊人壯之，爲此聲以效其指捴擊刺之容，俗謂之《蘭陵王入陣曲》。疑此有脫誤）。《缽頭》，昔有人父爲虎所傷，遂上山尋其父屍。山有八折，故曲八疊。戲者被髮，素衣，面作啼，蓋遭喪之狀也。《蘇中郎》，後周士人蘇葩，嗜酒落魄，自號《中郎》，每有歌場，輒入獨舞。今爲戲者，著緋，戴帽；面正赤，蓋狀其醉也。即有《踏搖娘》（案：《御覽》五百七十三引云：「踏搖娘者，生於隋末，夫河內人，醜貌而好酒，常自號郎中，醉歸必毆其妻。妻色美，善歌，乃自歌爲怨苦之詞。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弦，因寫其夫妻之容。妻悲訴，每搖其身，故號《踏搖娘》。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，非舊制也。」疑此有脫簡）、《羊頭渾脫》《九頭獅子》，弄《白馬益錢》，以至尋橦、跳丸、吐火、吞刀、旋槩、觔鬥，悉屬此部。

龜茲部

樂有觱篥、笛、伯板、四色鼓、揩羯鼓、雞樓鼓。戲有五方獅子，高丈餘，各衣五色。每一獅子有十二人，戴紅抹額，衣畫衣，執紅拂子，謂之「獅子郎」，舞《太平樂》曲。《破陣樂》曲亦屬此部，秦王所制，舞人皆衣畫甲，執旗旆；外藩鎮春冬犒軍亦舞此曲，兼馬軍引入場，尤甚壯觀也。《萬斯年曲》，是朱崖李太尉進此曲名，即《天仙子》是也。

胡部

樂有琵琶、五弦、箏、箜篌、觱篥、笛、方響、拍板。合曲時，亦擊小鼓、鈸子。合曲後立唱歌，涼府所進，本在正宮調，大遍、小遍，至貞元初，康昆侖翻入琵琶玉宸宮調。初進曲在玉宸殿，故有此名。合諸樂，即黃鐘宮調也。《奉聖樂曲》，是韋南康鎮蜀時南詔所進，在宮調，亦舞伎六十四人，遇內宴，即於殿前立奏樂，更番替換；若宮中宴，即坐奏樂。俗樂亦有坐部、立部也。

歌

歌者，樂之聲也，故絲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迴居諸樂之上。古之能者，即有韓娥、李延年、莫愁。（莫愁者，女子也。樂府詩云：「莫愁在何處？住在石城西。艇子打雨槳，催送莫愁來。」）善歌者必先調其氣。氤氳自臍間出，至喉乃噫其詞，即分抗墜之音。既得其術，即可致遏雲響穀之妙也。明皇朝有韋青，本是士人，嘗有詩：「三代主綸誥，一身能唱歌。」青官至金吾將軍。開元中，內人有許和子者，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，開元末選入宮，即以永新名之，籍於宜春院。既美且慧，善歌，能變新聲。韓娥、李延年歿後千餘載，曠無其人，至永新始繼其能。遇高秋郎月，台殿清虛，喉囀一聲，響傳九陌。明皇嘗獨召李謨吹笛逐其歌，曲終管裂，其妙如此。又一日，賜大酺于勤政樓，觀者數千萬眾，喧嘩聚語，莫得聞魚龍百戲之音。上怒，欲罷宴。中官高力士奏請：「命永新出樓歌一曲，必可止喧。」上從之。永新乃撩鬢舉袂，直奏曼聲，至是廣場寂寂，若無一人；喜者聞之氣勇，愁者聞之腸絕。洎漁陽之亂，六宮星散，永新爲一士人所得。韋青避地廣陵，因月夜憑闌于小河之上，忽聞舟中奏水調者，曰：「此永新歌也。」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。青始亦晦其事。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，竟歿於風塵。及卒，謂其母曰：「阿母錢樹子倒矣！」

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，本與其父歌于衢路丐食。過將軍韋青所居（在昭國坊南門裡），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，仍有美色，即納爲姬。其父舍于後戶，優給之。乃自傳其藝，穎悟絕倫。嘗有樂工自撰一曲，即古曲《長命西河女》也，加減其節奏，頗有新聲。未進聞，先印可於青，青潛令紅紅于屏風後聽之。紅紅乃以小豆數合，記其節拍。樂工歌罷，青因入間紅紅如何，云：「已得矣。」青出，紿云：「某有女弟子，久曾歌此，非新曲也。」即令隔屏風歌之，一聲不失，樂工大驚異，遂請相見，歎伏不已。再云：「此曲先有一聲不穩，今已正矣。」尋達上聽。翊日，召入宜春院，寵澤隆異，宮中號「記曲娘子」，尋爲才人。一日，內史奏韋青卒，上告紅，紅乃於上前嗚咽奏云：「妾本風塵丐者，一旦老父死，有所歸，致身入內，皆自韋青，妾不忍忘其恩。」乃一慟而絕。上嘉歎之，即贈昭儀也。貞元中有田順郎，曾爲宮中御史娘子。元和、長慶以來，有李貞信、米嘉榮、何戡、陳意奴。武宗已降，有陳幼寄、南不嫌、羅寵。咸通中有陳彥暉（案：《碧雞漫志》引《樂府雜錄》云：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，座客姓駱唱《河滿子》，皆稱絕妙。白秀才者曰：「家有聲妓，歌此曲音調不同。」召至令歌，發聲清越，殆非常音。駱遽問曰：「莫是宮中胡二子否？」妓熟視曰：「君豈梨園駱供奉耶？」相對泣下。今本脫簡，附錄於此）。

舞工

舞者，樂之容也，有大垂手、小垂手，或如驚鴻，或如飛燕。婆娑，舞態也；蔓延，舞綴也。古之能者，不可勝記。即有健舞、軟舞、子舞、花舞、馬舞。健舞曲有《棱大》、《阿連》、《柘枝》、《劍器》、《胡旋》、《胡騰》、軟舞曲有《涼州》、《綠腰》、《蘇合香》、《屈柘》、《團圓旋》、《甘州》等（字舞，以舞人亞身於地，布成字也。花舞，著綠衣，偃身合成花字也。馬舞者，櫳馬人著采衣，執鞭，於床上舞蹀躞，蹄皆應節奏也。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器，僧懷素見之，草書遂長，蓋准其頓挫之勢也）。

俳優

開元中，黃幡綽、張野狐弄參軍。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，耽有贓犯，和帝惜其才，免罪。每宴樂，即令衣白夾衫，命優伶戲弄辱之，經年乃放。後爲參軍，誤也。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，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，以食其祿，是以陸鴻漸撰詞雲「韶州參軍」，蓋由此也。武宗朝有曹叔度、劉泉水咸通以來，即有范傳康、上官唐卿、呂敬遷等三人。弄假婦人，大中以來有孫乾、劉璃瓶，近有郭外春、孫有熊。僖宗幸蜀時，戲中有劉真者，

尤能，後乃隨駕入京，籍於教坊。弄婆羅，大中初有康乃、李百魁、石寶山。大別有夷部樂，即有扶南、高麗、高昌、驃國、龜茲、康國、疏勒、西涼、安國；樂即有單龜頭鼓及箏、蛇皮琵琶，蓋以蛇皮爲槽，厚一寸餘，鱗介具焉，亦以楸木爲面，其捍撥以象牙爲之，畫其國王騎象，極精妙也。鳳頭箜篌、臥箜篌，其工頗奇巧。三頭鼓、鐵拍板、葫蘆笙；舞有骨鹿舞、胡旋舞，俱於小圓球子上舞，縱橫勝踏，兩足終不離於球子上，其妙如此也。

琵琶

始自烏孫公主造，馬上彈之。有直項者，曲項者，曲項蓋使于急關也。古曲有《陌上桑》。范曄、石苞、謝奕，皆善此樂也。開元中有賀懷智，其樂器以石爲槽，鶤雞筋作弦，用鐵撥彈之。貞元中有康昆侖，第一手。始遇長安大旱，詔移兩市祈雨。及至天門街，市人廣較勝負，及鬥聲樂。即街東有康昆侖琵琶最上，必謂街西無以敵也。遂請昆侖登彩樓，彈一曲新翻羽調《錄要》（即《綠腰》是也，本自樂工進曲，上令錄出要者，因以爲名。自後來誤言《綠腰》也）。其街西亦建一樓，東市大誚之。及昆侖度曲，西市樓上出一女郎，抱樂器，先云：「我亦彈此曲，兼移在楓香調中。」及下撥，聲如雷，其妙入神。昆侖即驚駭，乃拜請爲師。女郎遂更衣出見，乃僧也。蓋西市豪族，厚賂莊嚴寺僧善本（姓段），以定東郾之勝。翊日，德宗召入，令陳本藝，異常嘉獎，乃令教授昆侖。段奏曰：「且請昆侖彈一調。」及彈，師曰：「本領何雜？兼帶邪聲。」昆侖驚曰：「段師神人也。臣少年，初學藝時，偶于鄰舍女巫授一品弦調，後乃易數師。段師精鑒如此玄妙也！」段奏曰：「且遣昆侖不近樂器十餘年，使忘其本領，然後可教。」詔許之。後果盡段之藝。貞元中有王芬、曹保保，其子善才其孫曹綱皆襲所藝。次有裴興奴，與綱同時。曹綱善運撥，若風雨，而不事扣弦，興奴長於攏撚，不撥稍軟。時人謂：「曹綱有右手，興奴有左手。」武宗初，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，師于曹綱，盡綱之能。綱嘗謂儕流曰：「教授人亦多矣，未曾有此性靈弟子也。」郊嘗宿平泉別墅，值風清月朗，攜琵琶于池上彈蕤賓調，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，必謂是魚；及彈別調，即無所聞；復彈舊調，依舊有聲。遂加意郎彈，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。視之，乃一片方響，蓋蕤賓鐵也。以指撥精妙，律呂相應也。某門中有樂史楊志，善琵琶。其姑尤更妙絕。姑本宣徽弟子，後放出宮，于永穆觀中住。自惜其藝，常畏人聞，每至夜方彈。楊志懇求教授，堅不允，且曰：「吾誓死，不傳於人也。」志乃賂其觀主，求寄宿於觀，竊聽其姑彈弄，仍系脂鞓帶，以手畫帶，記其節奏，遂得一兩曲調。明日，攜樂器詣姑彈之，姑大驚異，志即告其事，姑意乃回，盡傳其能矣。文宗朝，有內人鄭中丞，善胡琴（中丞，即宮人之官也）。內庫有二琵琶，號大、小忽雷。鄭嘗彈小忽雷，偶以

匙頭脫，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。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，其中二趙家最妙。時有權相舊吏梁厚本，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，正臨河岸。垂鉤之際，忽見一物浮過，長五六尺許，上以錦綺纏之。令家僮接得就岸，即秘器也。及發棺視之，乃一女郎，妝飾儼然，以羅領巾系其頸。解其領巾，伺之，口鼻有餘息，即移入室中，將養經旬，乃能言，云：「是內弟子鄭中丞也，昨以忤旨，命內官縊殺，投於河中，錦綺，即弟子相贈爾。」遂垂泣感謝，厚本即納爲妻。因言其藝，及言所彈琵琶，今在南趙家。尋值訓、注之亂，人莫有知者，厚本賂樂匠贖得之。每至夜分，方敢輕彈。後遇良辰，飲於花下，酒酣，不覺朗彈數曲。洎有黃門放鷂子過其門，私於牆外聽之，曰：「此鄭中丞琵琶聲也。」翊日，達上聽。文宗方追悔，至是驚喜，即命宣召；乃赦厚本罪，仍加錫賜焉。咸通中，即有米和（即嘉榮子也）申旋，尤妙。後有王連兒也。

箏

箏者，蒙恬所造也。元和至大和中，李青青及龍佐，大中以來，有常述本，亦妙手也。史從、李從周，皆能者也。從周，即青孫，亞其父之藝也。

箜篌

箜篌乃鄭、衛之音，權輿也；以其亡國之音，故號「空國之侯」，亦曰「坎侯」。古樂府有《公無渡河》之曲：昔有白首翁，溺於河，歌以哀之；其妻麗玉善箜篌，撰此曲，以寄哀情。咸通中第一部有張小子，忘其名，彈弄冠於今古，今在西蜀。太和中有季齊皋者，亦爲上手，曾爲某門中樂史，後有女，亦善此伎，爲先徐相姬。大中末，齊皋尚在，有內官擬引入教坊，辭以衰老，乃止。胡部中此樂妙絕。教坊雖有三十人，能者一兩人而已。

笙

笙者，女媧造也。仙人王子晉于緱氏山月下吹之。象鳳翼，亦名「參差」。自古能者固多矣。大和中有尉遲章，尤妙。宣宗已降，有範漢恭有子名寶師，盡傳父藝，今在陝州。

笛

笛者，羌樂也。古有《落梅花》曲。開元中有李謨，獨步於當時，後祿山亂，流落江東。

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，命謨吹笛，謨爲之盡妙。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，風骨冷秀，政異之，進而問焉。老父曰：「某少善此，令聞至音，輒來聽耳。」政即以謨笛授之。老父始奏一聲，鏡湖波浪搖動；數疊之後，笛遂中裂。即探懷中一笛，以畢其曲。政視舟下，見二龍翼舟而聽。老父曲終，以笛付謨，謨吹之，竟不能聲，即拜謝以求其法。頃刻，老父入小舟，遂失所在（案：《文獻通考》一百三十八全引此文，末有「大中以來，有王六六、王師簡，亦妙手也。」十五字。疑此有脫簡）。

觱篥

觱篥者，本龜茲國樂也，亦曰「悲栗」，有類於笳。德宗朝有尉遲青，官至將軍。大曆中，幽州有王麻奴者，善此伎，河北推爲第一手；恃其藝倨傲自負，戎帥外莫敢輕易請者。時有從事姓盧，不記名，台拜入京，臨岐把酒，請吹一曲相送。麻奴偃蹇，大以爲不可。從事怒曰：「汝藝亦不足稱，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，冠絕今古。」麻奴怒曰：「某此藝，海內豈有及者耶？今即往彼，定其優劣。」不數月，到京，訪尉遲青所居在常樂坊，乃側近僦居，日夕加意吹之。尉遲每經其門，如不聞。麻奴不平，乃求謁；見閽者不納，厚賂之，方得見通。青即席地令坐，因于高般涉調中吹一曲《勒部羝曲》曲終，汗浹其背。尉遲領頤而已，謂曰：「何必高般涉調也？」即自取銀字管，于平般涉調吹之。麻奴涕泣愧謝，曰：「邊鄙微人，偶學此藝，實謂無敵；今日幸聞天樂，方悟前非。」乃碎樂器，自是不復言音律也。元和、長慶中有黃日遷、劉楚材、尚陸陸，皆能者。大中以來，有史敬約，在汴州。

五弦

貞元中，有趙璧者，妙於此伎也。白傅《諷諫》有《五弦彈》，近有馮季皋。

方響

咸通中，有調音律官吳縝，爲鼓吹署丞，善打方響，其妙超群，本朱崖李太尉家樂人也。

擊甌

武宗朝，郭道源後爲鳳翔府天興縣丞，充太常寺調音律官，善擊甌，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隻，旋加減水於其中，以筋擊之，其音妙于方響也。咸通中有吳縝，洞曉音律，亦爲

鼓吹署丞，充調音律官，善於擊甌。擊甌，蓋出於擊缶。

琴

古者，能士固多矣。貞元中，成都雷生善斫琴，至今尚有孫息，不墜其業，精妙天下無比也。彈者亦眾焉。大和中有賀若夷尤能，後爲待詔，對文宗彈一調，上嘉賞之，仍賜朱衣，至今爲《賜緋調》。後有甘黨，亦爲上手。

阮咸

大中初，有待詔張隱聳者，其妙絕倫。蜀郡亦多能者。

羯鼓

明皇好此伎。有汝陽王花奴，尤善擊鼓。花奴時戴砑絹帽子，上安葵花數曲，曲終花不落，蓋能定頭項爾。黔帥南卓著《羯鼓錄》，中具述其事。咸通中有王文舉，尤妙。弄三杖打撩，萬不失一，懿皇師之。

鼓

其聲坎坎然，其眾樂之節奏也。禰衡常衣彩衣擊鼓，其妙入神。武宗朝，趙長史尤精。

拍板

柏板本無譜。明皇遣黃幡綽造譜，乃於紙上畫兩耳以進。上問其故，對：「但有耳道，則無失節奏也。」韓文公因爲樂句。

安公子

隋煬帝游江都時，有樂工笛中吹之。其父老廢，于臥內聞之，問曰：「何得此曲子？」對曰：「宮中新翻也。」父乃謂其子曰：「宮爲君，商爲臣，此曲宮聲往而不返，大駕東巡，必不回矣。汝可托疾勿去也。」精鑒如此。

黃驄疊（急曲子）

太宗定中原時所乘戰馬也。後征遼，馬斃，上嘆惜，乃命樂工撰此曲。

離別難

天后朝，有士人陷冤獄，籍沒家族。其妻配入掖庭，本初善吹觱篥，乃撰此曲以寄哀情。始名《大郎神》，蓋取良人行第也。既畏人知，遂三易其名，亦名《悲切子》，終號《怨回鶻》。

夜半樂

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，正夜半，斬長樂門關，領兵入宮翦逆人，後撰此曲。

雨霖鈴

《雨淋鈴》者，因唐明皇駕回至駱谷，聞雨淋鑾鈴，因令張野狐撰爲曲名。

還京樂

明皇自西蜀返，樂人張野狐所制。

唐老子

唐老子者，本長安富家子，酷好聲樂，落魄不事生計，常與國樂遊處。一旦家產蕩盡，因詣西廓，遇一老嫗，持舊錦褥貨鬻，乃以半千獲之。尋有波斯見，大驚，謂康曰：「何處得此至寶？此是冰蠶絲所織，若暑月陳於座，可致一室清涼。」即酬價千萬。康得之，還與國樂追歡，不經年復盡，尋卒。後樂人嗟惜之，遂制此曲，亦名《得至寶》。

得寶子

《得寶歌》，一日《得寶子》，又曰《得鞀子》。明皇初納太真妃，喜謂後宮曰：「朕得楊氏，如得至寶也。」遂制曲，名《得寶子》。

文敘子

長慶中，俗講僧文敘善吟經，其聲宛暢，感動里人。樂工黃米飯依其念四聲「觀世音菩薩」，乃撰此曲。

望江南

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，爲亡妓謝秋娘所撰。本名《謝秋娘》，後改此名。亦曰《夢江南》。

楊柳枝

白傅閒居洛邑時作。後入教坊。

新傾杯樂

宣宗喜吹蘆管，自製此曲，內有數拍不均，上初撚管，令俳兒辛骨拍，不中，上瞋目瞠視之，骨憂懼，一夕而殞。

道調子

懿皇命樂工敬約吹觱篥，初弄道調，上謂「是曲誤拍之」，敬約乃隨拍撰成曲子。

傀儡子

自昔傳云：「起于漢祖，在平城，爲冒頓所圍，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，兵強於三面。壘中絕食。陳平訪知閼氏妒忌，即造木偶人，運機關，舞於陴間。閼氏望見，謂是生人，慮下其城，冒頓必納妓女，遂退軍。史家但雲陳平以秘計免，蓋鄙其策下爾。」後樂家翻爲戲。其引歌舞有郭郎者，發正禿，善優笑，閭里呼爲郭郎，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。

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

舜時調八音，用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，計用八百般樂器。至周時，改用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用制五音，減樂器至五百般。至唐朝，又減樂器至三百般。太宗朝，三百般樂器內挑絲、竹爲胡部，用宮、商、角、羽，並分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。其徵音有其聲，無其調。

平聲羽七調

第一運中呂調，第二運正平調，第三運高平調，第四運仙呂調，第五運黃鐘調，第六運般涉調，第七運高般涉調（雖去中呂調，六運如車輪轉，卻去中呂一運聲也）。

上聲角七調

第一運越角調，第二運大石角調，第三運高大石角調，第四運雙角調，第五運小石角調，亦名正角調，第六運歇指角調，第七運林鐘角調。

去聲宮七調

第一運正宮調，第二運高宮調，第三運中呂宮，第四運道調宮，第五運南呂宮，第六運仙呂宮，第七運黃鐘宮。

入聲商七調

第一運越調，第二運大石調，第三運高大石調，第四運雙調，第五運小石調，第六運歇指調，第七運林鐘商調。

上平聲調

爲徵聲，商角同用，宮逐羽音。右件二十八調。琵琶八十四調方得是。五弦五本，共應二十八調本。笙除二十八調本外，別有二十八調中管調。初制胡部樂，無方響，只有絲竹，緣方響有直拔聲，不應諸調。太宗於內庫別收一片鐵方響，下于中呂調頭一運，聲名大呂，應高般涉調頭，方得應二十八調。箏只有宮、商、角、羽四調，臨時移柱，應二十八調。

樂具庫在望仙門內之東壁。俗樂，古都屬樂園新院，院在太常寺內之西北也，開元中始別署左右教坊，上都在延政裡，東都在明義裡，以內官掌之。至元和中，只署一所，又於上都廣化裡、太平裡，兼各署樂官院一所。

古樂工都計五千餘人，內一千五百人俗樂，系梨園新院於此，旋抽入教坊。計司每月請料，于樂寺給散。太樂署在寺院之東，令一，丞一；鼓吹署在寺門之西，令一，丞一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